

往事如昨

乡村往事

王功良

一

大明家住在村北，他家后面不远处就是西沙旺。西沙旺是一片防护林，生长着郁郁葱葱的槐树，还有不多的桃树和梨树。每年五月份，槐花盛开的时候，微风吹过，整个村庄都弥漫在醉人的花香之中。

大明喜欢武术。他在树林里辟出一块“巴掌大”的硬地，早晨或者晚上在这里舞棍弄棒，练拳习武，几个伙伴围在旁边观看，或者几个人捉对练习推手。后来，一起练武术的五个年轻人志趣相投，拜把子结成了兄弟，大明是老大。村里人称呼他们为“五虎将”，也有人叫他们是“五兄弟”。那时，大明二十三岁左右的样子，我还小，只有远望仰慕的份儿。

那个年代虽然贫穷，可大明却长得铁塔一般，健壮魁梧。他黑，有一张线条粗犷的脸，给人一种意志坚定、力大无穷的男子汉印象。他为人正直，喜欢抱打不平，是村里年轻人的头儿，有一种无形的威信。他还乐于助人，村北头有个水井，有人打水，桶掉进井里，就去喊大明。大明家离井台不远，他脱得只剩个短裤，双腿岔开，脚蹬着井壁下去，很快就把桶捞了上来。打水人若带着烟，就会递上一支烟，亲手擦根火柴给他点上；若没带烟，只用夸他一句：“这小伙子，有成色。”拍拍他的肩膀，便笑着担水离去了。

大明在建筑队干瓦工。有一次，高高的脚手架上有人掉了下来，急送医院后需要输血，血源紧张情况危急，大明毫不犹豫伸出胳膊配型输血，一次性输了好几百毫升。那真是条汉子，输血过后，大明就旁若无人地走回了家。他妈妈既心疼又后怕，连忙熬红糖水煮鸡蛋。第二天大明照常出工，一点没耽误干活。

那时，村里经常组织战山河大会战，修梯田、修公路、修水利工程。冬天农闲季节，篓子山上红旗招展，铲土运石，挖坑填沟，村民们来往穿梭，到处是热火朝天的景象……大明总是工地上最抢眼的那一个，他推着手推车上坡下坎，满脸汗水，干起活来一点不惜力气，绝不会偷奸耍滑。荒凉的山坡上搭起了临时帐篷，大伙干累了，就到帐篷里喝口热水，避一避寒风……我和小伙伴们站在角落里，羡慕地望着这些青年突击队队员，心想，什么时候也能像他们这样战天斗地，成为建设家乡的大英雄呢？当时真是满腔豪情。

二

村南铁路旁有一片开阔的草地，草地北边是平坦的土岗，土岗上盖着几排平房，与村庄连成一片，我的同学建国的家就在这里。

建国家门口不远处有一棵老槐树，树干要三个壮年人才能合抱围拢。夏天，大槐树枝繁叶茂，犹如擎天巨伞、遮天蔽日，成为孩子们嬉戏玩耍的乐园。坐在大槐树下，能够望到土岗下边那片宽阔的草地。大明和伙伴们习武练拳，或者穿上褡裢摔跤的情景，可以看得清清楚楚。

那年我十六岁，我和建国曾想拜大明为师，学几招武术防身健体。大明让我们先练几天看看。大明擅长的是八卦掌，围着木桩不断地转圈变换掌式，我感觉八卦掌不像通背拳、螳螂拳那样酣畅淋漓、干脆利落，松沉绵缓、磨磨唧唧的不像我的性格。我俩跟着大明练了几天后终于作罢，说到底，其实还是不懂武术。

建国有个姐姐叫喜子，比建国大三岁。她长得十分漂亮，是俺村数得着的大美女，特别引人注目。高高的个子，瓜子脸，白白净净，一双杏仁眼像是会说话，头上戴着草帽，身穿的确良花衫衣、黑色的确良裤子，两条大辫子在身后摆动，不笑不说话，真是要多美有多美。

建国家门前修的是三步台阶，院子的围墙不高，垒墙的石块未经加工锻造，依着自然棱角相互咬扣，看起来很结实。进得院子，左侧是菜园，种着几畦瓜菜，放养着几只鸡，右侧是厢房。进堂屋后，左右各垒着锅台，两侧为穿过式卧室。屋里收拾得干干净净，土炕上还铺着一张新草席，摆放着一张小木炕桌子，使人感觉到家的温馨。

喜子姐很勤快。我每次去找建国玩，都看见她在干活，不是剥玉米、摘花生，就是在蒸窝窝头，或者是端着脸盆去村边小河洗衣服。有时候端着鸡食喂鸡，叫着：“咕，咕，咕咕咕咕儿——”声音很柔和，很甜，她总没有闲着的时候。

大明和伙伴们习武练拳、摔跤切磋的时候，旁边会聚集着好多人观看，有时候，喜子姐和她的姐妹们也在人群中远远地观望。看着大明他们矫捷轻盈、闪转腾挪的身影，喜子姐的嘴角露出浅浅的笑，笑容里似乎也有爱慕。我看到，在大明休息擦汗或者说话的时候，总会往喜子姐那里瞅一眼。两人的目光一碰面，喜

三

子姐脸就红了，赶紧低下头去。我当时不懂，那目光里，两个人说了多少话呀。后来我想，大明把练拳的地方，从西沙旺换成了铁道旁，是不是也是为了喜子姐呢？

忽然某日，一个爆炸性消息传遍了全村：“喜子怀孕了。”

原来，喜子姐肚子疼得厉害，脸色苍白，被建国和众人紧急送到医院后，诊断为宫外孕，正在医院治疗。

可是，她才十九岁啊。村民们很关心的是，那个男的是谁？

这个炸雷般的消息，惊得人们目瞪口呆。紧接着，村里谣传四起，有的说，在村西头看到过喜子钻玉米地，还有人说到在篓子山窝棚那儿，看到喜子和一个男人走进来……水井边、大树下，时常有老太太、小媳妇咬耳朵，挤眼睛，点头，戳手，在悄悄议论着。

有人猜想这个男的可能是大明。没过几天，大明家的后窗玻璃被人甩黑石头给砸碎了。其实，并不一定是大明，也有村民说，即使是大明，俩人都没有成家，不过是两个年轻人谈恋爱罢了。

可是在那个年代，农村出了这种事便是伤风败俗，大逆不道。村西头的韩老二，早年曾因家里窗户漏风受了寒，嘴有点歪，一直没治好。他喜欢八卦，爱说些张家长李家短之类的闲话，见有这等事，更是兴奋得满脸通红，一双眼睛像两盏被油浸出来的电灯泡似地闪烁：“我早就看出来有勾扯事儿……”

喜子姐出院那天，建国等人扶着她往家走，街口站着几个小媳妇，朝着喜子淬了一口，嘴里骂道：“臭大街。”建国和几个人走过去和她们吵了起来，惊动了许多人都来劝架、看热闹。我回过头去，只见喜子姐的眼泪，像断了线的珠子一样，吧嗒吧嗒地滚落下来……

不几天，我妈妈买了桃酥和鸡蛋，去喜子家看望她，我也跟着去了。喜子坐在炕上，脸上挤出了点笑容，那笑容尬在她苍白的脸上，显得很虚假。大白天的，家里挂起厚厚的窗帘，房间里黑乎乎的，只从窗帘边上透着一亮点。我暗想，房间这么压抑，多不适合养病啊？

大明依然经常在火车道旁边的草地上习拳练武。有一天，他练武后披着褡裢往家走，正遇见歪嘴韩老二站在街旁，看见大明走来，韩老二指桑骂槐地说起了脏话，大明怒

四

不可遏，像凶猛的豹子一样朝他扑过去，一拳打在歪嘴上，接着又用双手抓住他的头发，使劲把他的头接连朝土墙上撞、撞、撞……

警灯闪烁，派出所把大明抓走了。韩老二被打得生活不能自理，大明被判刑七年，收进了监狱进行改造。

“人心中的成见就像一座大山，任你怎么努力也休想搬动”，喜子姐在村里的生活可想而知，个中滋味只有她自己知道。没过几年，她远嫁给了海岛的一位渔民，从此再也没有回到那个曾经养育过她的小村庄……

大明出狱后，开办了一家贸易公司，日子还能过得去，不愁衣食，能够温饱。听建国说，他姐姐喜子一家人靠海吃海，说不上太富裕，但过着自己的小日子，生活还算稳定。我一直相信，凭喜子姐勤快的性格，她到哪里都不会落后。

怎奈天有不测风云。20世纪90年代初，有一天喜子姐蹬着三轮车拉海带时，手闸失灵，三轮车同一辆行驶在海岛山坡上的拖拉机相撞，她被甩了出来，摔成脑震荡，辗转送到了市里医院。得知消息后，我让建国陪我去医院看看她。

没想到，走进病房时，看到大明和他媳妇也坐在病床前。虽然几十年没有见面，但我还是一眼就认出了大明和喜子。几十年前的眉眼还在，但多了些斑斑，轮廓也是年轻时的样子，但被岁月撑大了一圈，他们容颜的变化让我惊叹。大明神色冷峻，喜子姐脸上布满沧桑。那个挺拔健硕的武术人呢？那个风姿绰约的喜子姐呢？我心里五味杂陈。真是岁月如刀，刀刀催人老。

临别时，大明递给我一张他的名片，背面印有一句格言：“运道酬诚，克难以韧”，从中能够看出他的人生信条，依然是那种仗义诚信的性格，也能看出，这些年来他应该经历了不少磨难，挺不容易的。

风吹过故乡，时间带走了少年。故乡的人和事，就这样一截截断在时光的烟尘中。只剩下建国家门前那棵老槐树，还在风里沙沙地翻着账本——这个世界上，没有无缘无故的运气，也没有突如其来的坎坷，哪片落叶是抵债的铜板，哪道年轮是没还清的人情，老槐树都记得……